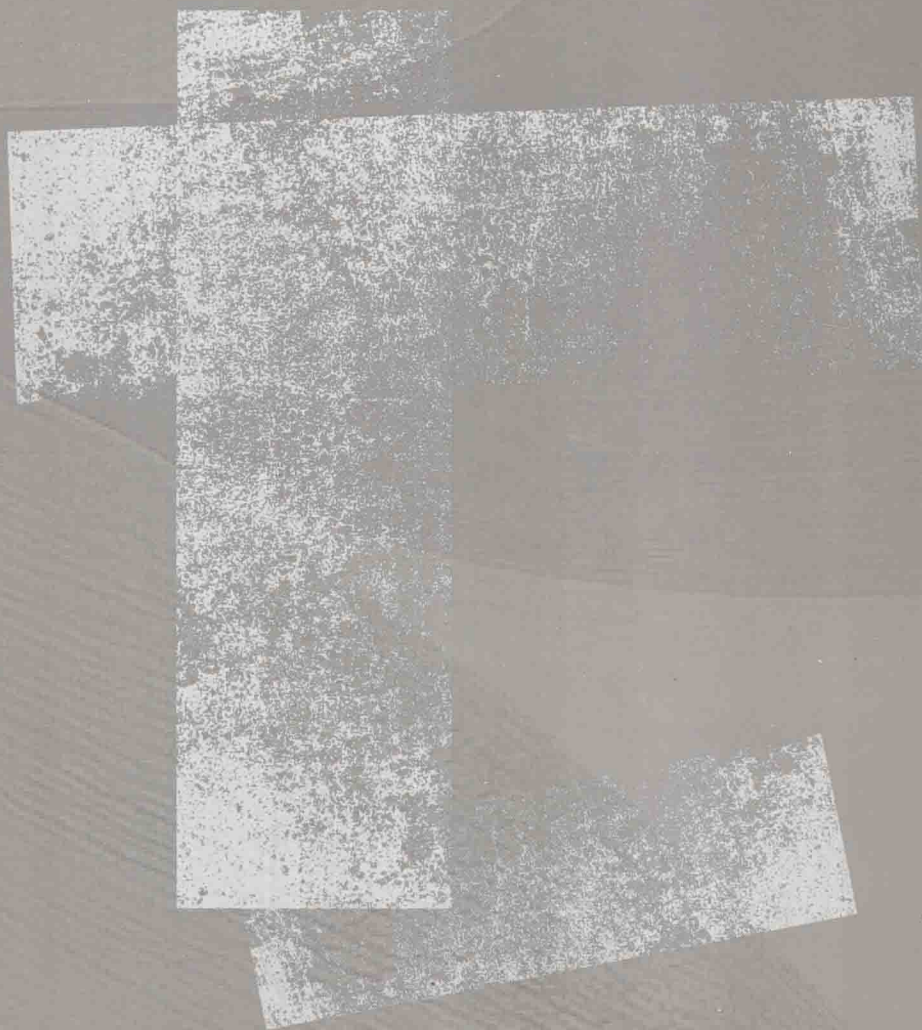


West Lake
Homecoming

七人谈

孙昌建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重返西湖



重返西湖

七人谈

孙昌建 著

项目策划: 壹联动

责任编辑: 郑亦山

版式设计: 陈 涵

责任校对: 胡 晶

责任出版: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西湖 / 孙昌建著.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03-0627-1

I. ①重… II. ①孙… III. 城市文化—杭州市
IV. ①G127.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5176号

重返西湖

孙昌建 著

出 品 人: 曹增节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 310002

[http:// www.caapress.com](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力创印业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9.75

开 本: 635mmx965mm 1/8

字 数: 76千

图 数: 48幅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5503-0627-1

定 价: 80.00 元

特别鸣谢 嘉里建设 云荷廷



KERRY PROPERTIES

嘉里建設

序

黄石

当代西湖的七段叙述

西湖的生长

西湖是杭州人的绝唱,因此,杭州人的风月至今没有超越西湖的边界。

千百年来,因为西湖,衍生了无数的清词丽句、风雅履迹与仙缘传说。

杭州人把西湖存进银行,一直消费着西湖的利息。

白居易与苏东坡虽然不是杭州人,但他们却是西湖人文的大投资家。苏东坡们以那个年代的时尚达人观,终究成为了我们至今关于西湖传统的美学范例。

西湖似乎是静态的。但她的静态是千百年从未停息的人文情怀中酝酿丰润起来的。西湖不断充沛的人文,富饶了杭州这个城市独特的生活形态。

西湖是杭州人最温婉的奢侈。

七个人,七种方式。

编撰《重返西湖》七人谈,不是对西湖文化遗存的追忆梦寻。这是一次对西湖当代文化的语境印证。

七个人,他们分别以 饮食、茶道、水墨、雕塑、设计、媒体、诗歌等不同角度叙述了西湖意蕴的当代性。他们是西湖文化的浸润者,西湖对他们有着感同身受的惠泽与涵养,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国际化的文化视野驱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后西湖文化的标注。

七段叙述的组合在于印证西湖从来不是固化的。西湖不仅只是古董与遗产。西湖具有永恒的流动性、当代性与包容性。从他们七个人的触觉中,西湖呈现了一种多元的当代生态可能;七个人的方式,意图认知西湖具有自我吸附的生长性。

特别致谢中国香港嘉里建设“云荷廷”项目对本书编撰的赞助。基于嘉里建设“云荷廷”项目营造理念与西湖当代性文化探索的契合,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2013 年 12 月于杭州

序

西湖的生长

当代西湖的七段叙述

黄石

01 张浩

幻想未来西湖

西湖的水慢慢的渗进他的生命里

我不满足于现在所看到的西湖面貌

梅家坞是一个梦

阳光下有淡然平和气象

20 吴国平

我家就在西湖边

骨头里有茶香的味道

从明年开始要全部回归浙菜

明年就要开到美国旧金山去

外婆家就在传播杭州的文化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真的是在那边

40 庞颖

懂茶就是懂生活

把每一篇蕴含山水的叶子带回来给大家分享

既享受茶的美味,也体现了健康的生活理念

我每天就是在这里过日子

当茶和酒相遇

奢侈是一种能力

目 录

60 沈雷

周末一定要去西湖边

设计甜品店就要化身小姑娘
西湖没有必要再搔首弄姿了
寻找自己的那一道拉链
西湖是我们一千年的情人

124 朱建

眼光即道路

西湖的第一朵荷花开了
做有温度的新闻
把艺术带回家
生活因温暖而美好
跑马拉松让我体会到人生的高潮和低谷

80 张继鸿

做雕塑就是让人分享

我觉得人生应该经历很多东西
杭州人很唯美
杭州是一个可以把你全放空的地方
人和自然是合二为一的
做雕塑的初衷就是为了与人分享

144 后记

为什么要重返西湖

孙昌建

100 舒羽

黑色是最彻底的奢侈

如果我是一颗种子，得有春风吹过
阿多尼斯拉着我在广场上跳了起来
我已经那么美了，我怕什么？这就是杭州。
杭州是一座开放和分裂的城市
为什么叫舒羽

张 浩



著名当代水墨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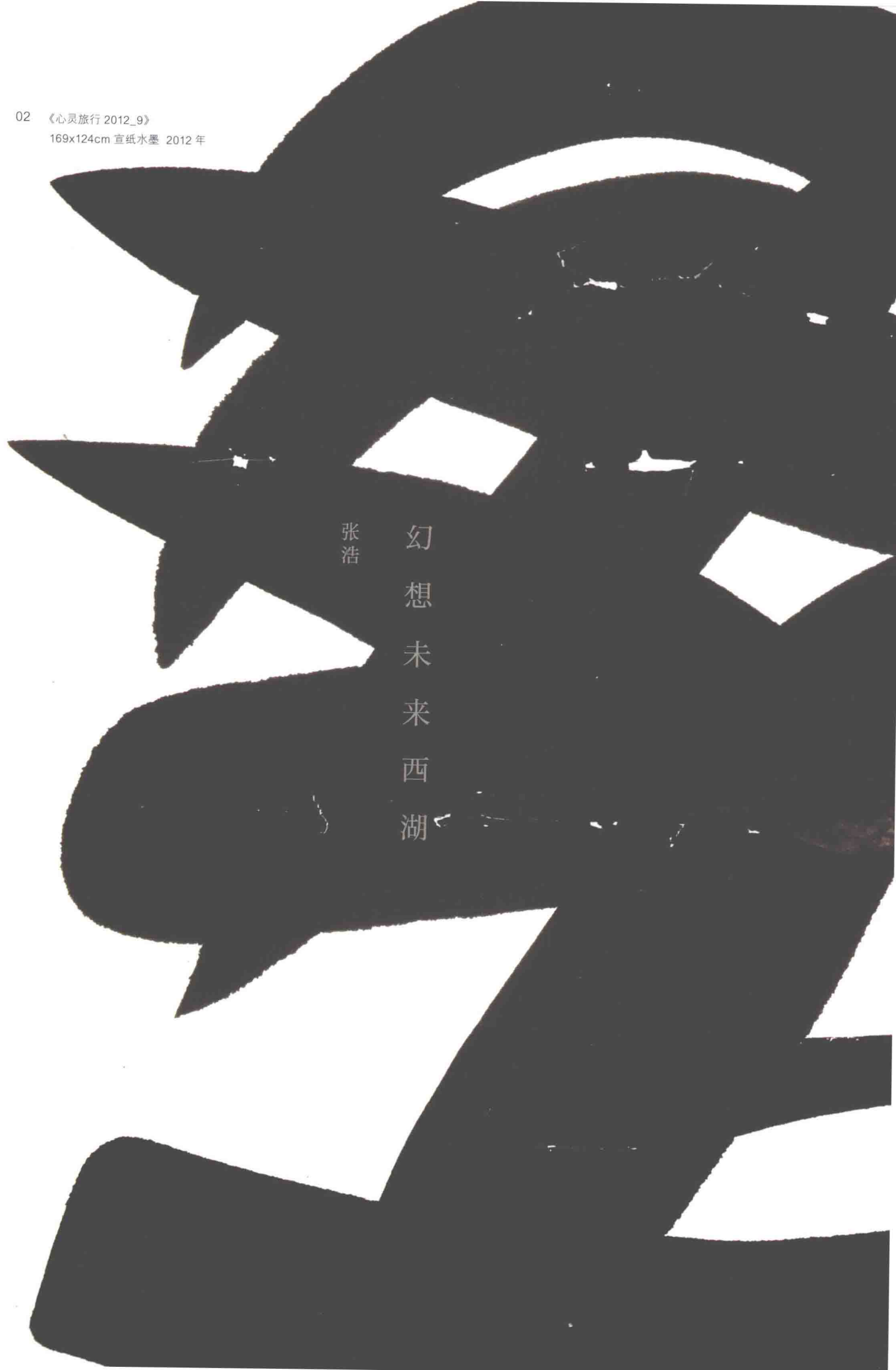
1985年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他标志性的抽象水墨艺术语言成功跨越了传统水墨与当代艺术的边界，
成为当代艺术中极具震撼力和极高辨识度的符号体系。

其作品多次参加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各种大型展览，
并被国内外许多有影响力的艺术机构收藏。

张浩
幻想
未来
西湖



在杭州 296 个张浩中,你选择了其中的一个,这证明了你的平凡和非凡……

这是我在 2013 年 12 月 6 日上午路经梅灵路时发给张浩夫人的一则短信，缘由是我希望她能发给我一些张浩艺术日记的文字。此时梅灵路两旁的树叶黄的很黄，红的很红，而青的依然管自己青着，我知道秋天已逝，冬天已至，但感觉中好像秋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或是对你回眸一笑，我是第一次感觉这梅灵路真的又美又灵，还去什么川西藏北采风呢，这眼下的景致即使三百元钱的手机拍下来也可让一生想入非非啊。面对一片又一片的枫叶，我和一个做木版水印的朋友只能停车坐爱了，这时发现一个清洁工在路旁也停好了她的小三轮，也和我们一起咔嚓起来了。

这一幕让我温馨许久，这大约就是在杭州时常可见的情景，是的，情景，这是有情的景，带景的情，这一切在杭州俯拾皆是，而在梅灵路则尤甚。虽然这一天的城市雾霾深重，但因为这一路的彩色，多少驱散了我心头的一点阴影和紧张。

至于说为什么我知道杭州有 296 个张浩,这就属于我的秘密,世界是有秘密和真相合谋组成的,而艺术就是它们之间的一条小径。

沿着这条小径,1981年8月,这一个张浩从河北高阳县来到了杭州南山路的浙江美术学院,这一年张浩19岁,就读于美院的中国画系,指导老师是舒传曦教授。

1981年之后的30年，即2011年的12月18日晚，我在印象·三尚当代艺术馆里见到了张浩，一次叫“醒墨”的跨年度当代水墨展上。隔着一些酒杯和脸孔望去，张浩给我的感觉长得一点也不“浩”，如果浩仅仅是五大三粗的话。但是他很酷，这种酷好像是骨子里的。有一阵子我迷上了看相，我觉得那些天生有异相的人就是天赋异禀的人。关于那次画展，我当时是写过一点文字的，但我更愿意在此引用诗人吴红霞写张浩的文字，因为这个诗人有一度言必称张浩，那么听听她的解读一定是有意思。她是这样写张浩的——“与所有缺乏个人发现和个性化语言表达的画作不同，他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露出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化面目。仅仅用他黑白两色，仅仅以点线面的经营、搭配、摆布、肌理的制作，甚至那些故意为之的皱褶和皴裂，都无一例外地给我们留下了几乎无法追寻却又坦呈无遗的感人图景。

正是这些画面事实,他为大众视觉,制造了很难逾越的审美步伐……

而我则更愿意还原一个艺术家生活的步伐，比如他从南山路的美院穿行到了象山校区的美院，比如他和夫人几乎踏遍了杭州的每一座山，其间也一定无数次地经过钱塘江两岸，抑或在经过宋城时会有不经意的一瞥。作为生活在杭州的一个艺术家，杭州到底对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我很想知道的，而且我愿意提供这样一种记忆，比如30年前从南山路美院到转塘的象山，经过的红绿灯绝对不会超过五个，那么现在呢，这一条路上不仅需要逾越审美，更有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考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作一些精神的提升。

因为此书要论及的，就是当下的语境中如何重返西湖？在“重返西湖”的层面上去叙述和解读张浩，我更愿意像谈论李白和王维那样来谈论他，然而李王包括白居易和苏东坡只能朝后看了，而张浩则还可以跟他面对面聊天，包括我到人可画廊看他的画展和设计，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杭州的幸运，因为我们都活在当下，活在同一个杭州。所以我在写作此文的2013年12月7日，特意选了张浩十年前写于今天的一则日记，放在此文的开头了。这日记选自他出版于2007年的《筑》一书中的“生活在杭州”部分，以下引用的日记皆出自这一本《筑》。

馨就可，有情，俯梅
 温约常是有情，在
 我大时，是景，杭而甚
 让这州景这带在，尤
 幕，杭情，切是则
 一久在的景，一皆路
 这许是见情的这拾灵

一座学院和它的 1985, 是我在写作此文时的某种背景, 这一年是美术新浪潮浪奔流涌的年份, 这样的新浪潮同时出现在文学、电影、戏剧和音乐等领域, 而这一年恰好是张浩毕业的年份, 本来已经联系好了去湖北画院工作, 但舒老师把他留了下来, 像留一颗种子一样。是的, 种子, 他随时有可能去到武汉或是哪里, 包括他的老家河北或者是北京。大家都知道湖北是一个很革命的地方, 1911 有辛亥革命, 那个时期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一批很活跃的思想者, 甚至出版过颇为先锋的理论杂志, 后来这些精英分子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出了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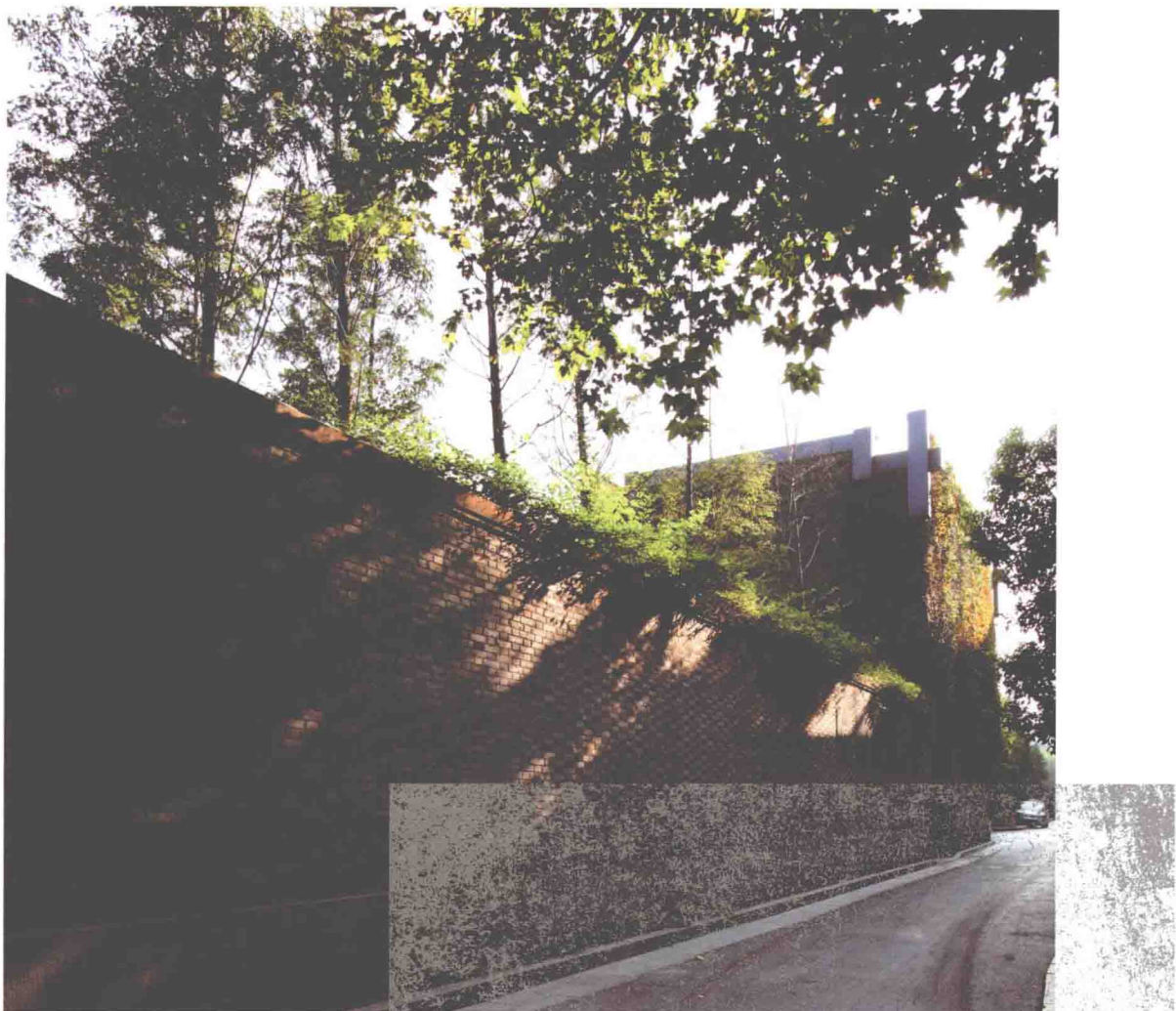
张浩最后留在杭州的原因可能也很简单, 一是老师留他, 二是不用拖行李回家了, 何况这个四年, 西湖的水慢慢地渗进了他的生命里。当年的美院之于杭州, 正如 20 世纪初的巴黎之于整个欧洲。美院一打喷嚏, 那杭州可能就会咳嗽的, 美院学生一上街, 即使戴个异形口罩, 不出一周就会被人盗版学去了, 当然这口罩不会变成胸罩或尿不湿, 杭州人这点审美还是有的。从 1985 年留校做老师到 2013 年, 那就是整整 28 年。只是奇怪得很, 他的河北口音还是很浓。我也曾经仔细观察过那些口音很重的中青年, 真的, 有的年轻人方言口音很重, 我觉得这样的人, 不只是一个小时候语言环境的问题, 有的其实要的是一种腔调或辨识度而已, 或是无形之中形成的。事实上我很喜欢说话有点腔调的人, 因为千人一腔, 万人一面都如 CCTV 电视台主持人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西湖的水慢慢地渗进了他的生命里。当年的美院之于杭州, 正如 20 世纪初的巴黎之于整个欧洲。

就这样, 张浩慢慢成了一个杭州人, 虽然乡音未改, 虽然籍贯不变, 但是你说他的水墨没有西湖之气, 你说他的艺术没有杭州这座温情城市的影响, 那要么是没看过他的画, 要么是根本不懂他的艺术。虽然在流行语汇中, 杭州可能没有铁岭这座大城市有名, 也没有湖北那么革命, 更没有“北上广深”这样的深厚和鲜活, 就是浙美学生要放上一枪, 也一定要把这一枪放北京去。但是杭州, 正如张浩引用吴昌硕写超山梅花的诗——十年不到香雪海, 梅花忆我我忆梅。这言下之义很显然, 如果离开了杭州, 那杭州就成了一个思念的地方, 如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而他在此生活了 32 年, 他自然是深谙生活的艺术, 因为可能还做不到要艺术的生活。

话题是从吴昌硕开始的, 从太平天国开始。因为张浩专门写过关于吴昌硕的文章。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 就是会不断地成为谈资, 近十年来画坛的谈资还是没有从吴昌硕和黄宾虹身上移开过, 当然也还有林风眠和赵无极, 可是张浩的发现却是细节性的, 他说吴昌硕的家乡是安吉的郭吴村, 这个村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洗劫, 全村只剩下了 30 多个人得以逃生。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在长兴人那里也听说过, 包括安吉长兴有不少从湖南移民过来的人, 那是从清末移民过来的, 原因就是那一带曾遭太平军的洗劫——但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不提的。吴昌硕小时候在逃生的时候, 除了有毒的野菜没吃过, 所有的野菜都吃过, 这一点让张浩看吴昌硕的作品时就多了一种目光, 即吴的画中是有生命体验和痛苦感觉的, 包括他的小脚趾长了一个骨刺, 实际上是骨质增生, 是个骨刺, 令人疼痛难忍……他人谈论的可能是吴昌硕的艺术, 而张浩却更愿意谈到人的精神状态, 包括一种生理状态。在他的日记中, 不止一次记录自己的生病状态, 包括阅读绘画和思考的状态, 平时他喜欢读哲学的书, 不太喜欢读文学的书, 其实也不是不喜欢, 他怕比如读诗读进去之后就把自己给燃烧起来了, 他怕这会透支自己的, 张浩想把能量聚集起来, 然后集中投射和燃烧在画纸上。

慢 西
慢 湖
的 的
渗 水
进
了
他
的
生
命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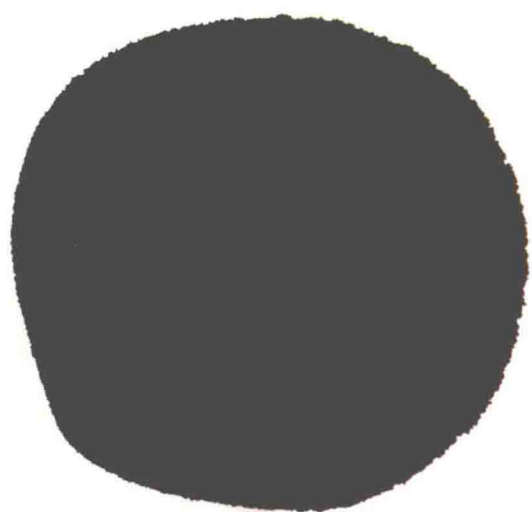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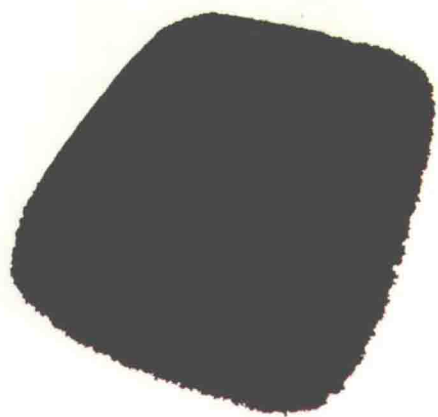
2003.12.09 日记

早晨的阳光明朗。

思考画西湖,看来关键不是画法,而是在精神做出怎样的感觉,

从现实的感受看,并不很理想,

走过许多位置,从记忆与印象中搜索,还是不理想。



我 不 满 足 于 现 在 所 看 到 的 西 湖 面 貌

因为话题是重返西湖，必然会谈及画家关于杭州和西湖的作品。

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1997年和1998年，张浩画出了杭州的《中河风景》系列，其样式是纸本水墨，注意，水墨，也有加了丙烯材料的。这组画我是在他的画册上读到的，当时他住中河旁的六步桥旁的通江桥。六部桥在南宋皇朝是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国防部所在地这样的概念，而张浩住这一带的时候，中河也早已疏浚过了，两岸的景观也修旧如新，所以他画的中河，实际上多少带有一点怀念的色彩在里面的。而用今天的眼光去打量，作为杭州人的我自然会发出这样的质疑——中河真的有这么美吗？当然我马上会安慰自己——艺术是要高于生活的。还有一种解释是，那是1997年呢，张浩才35岁。35岁时让中河杨柳依依这是最自然不过的，虽然也有浓墨重彩的，包括那个阶段他笔下的西湖，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的味道。

作为一个在西湖边求学的画家，不可能对西湖熟视无睹的。可能也数不清了，张浩到底画过多少幅关于西湖的作品，但是他笔下的西湖，相比于较为具象的中河，人们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质疑——这是杭州的那个西湖吗，怎么不像呢，哪怕有一点点像也好呀……而对于《幻想未来西湖》等系列作品，在我电脑前写作此文时，曾有同事翻了我电脑边张浩的画册，然后就问我：这是书法吗？我说这是画。同事没有再问下去。

我知道同事的疑惑，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且一直没有消退。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画册上看画和画展上看画不是一回事；第二，即使是退回到书法，那不也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吗，书画本来就是同源同道的。尤其是读了张浩的艺术日记之后，我发现张浩有两个办法让自己沉静下来，一是写日记，二是练书法，这等于是他绘画和思考之外的两种书写方式，尤其是他对书法始终不渝地练习，日记中大约有十分之二三是在讲书法的，且举一例——

2003.08.16 日记

上午练书法。通过练习书法，提高以用笔为手段的精神与视觉的思维过程。用我之绘画原则用于书法的练习，仍然是有效的。整个过程最终归结为精神世界的沉浸，在此“意象”中求得结体、用笔、用墨的表达。虽然临写古人书法也要在一种“意象”中进行。在此，用“意象”一词，暂时表述在心中通过某一个“景物”而引起的精神涌动。当笔锋落地时，必全身之力倾注，以视觉为目标，心中感觉最恰当的程度。精神境界的消逝，随之书迹的精神也就全失。为了保持境界的常存，保持在常有的这种状态，必倾力苦练不可。刚书写时，并不能得到这些体会，至少一小时时间后，方能渐入境界。为了练就，必须制定计划，每日必须练一小时，不可懈怠。在练习中，修炼的关键是使感觉保持在“境界”中，境界与精神的在，一切便如期望的，若不在，一切失去方向与质量。

在张浩那里，书法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手法，而像我这样的门外汉，从他后期的画中也看出了书法的影子，我以为像他《幻想未来西湖》系列以及后来的一些作品，既天马行空又有点循规蹈矩，怎么说呢，他突出了墨的力量，但这个墨是水墨，所以又有水的特形，有时乍一看，以为回到了象形文字和甲骨文的感觉。

说白了，这是画家想象的西湖，甚至是理想的西湖，那么好，还是引一段访谈中的话，听听他自己是怎么来解读“西湖”的吧——

我用到了西湖这么一个具体题目，你脑海里面有哪些观点呢，无非是这么几点，一个是你所见过的西湖，你想在我画里头找你熟悉的形象，那肯定是失败的。另外，就是你诗词里头、文学里头描写的西湖你想在里头找，我估计是一半失败，一半有门。为什么说是一半失败呢？因为我那个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个西湖，不是那个真实的西湖。我画过这么几张画，一个是《幻想唐代的西湖》，一个是《幻想宋代的西湖》，一个是《幻想明代的西湖》，这三个是带有时代名称的三幅作品，还有一个就是《幻想未来西湖》。

为什么叫幻想未来呢？灵感是来自于幻想和未来，未来是一种期待和期望，幻想是我内在的眼睛看到的。

当然这种看见他不是眼睛这么直接，我谈感觉的时候不是直接看到了某个具体形象，而是看到具体形象之后产生的综合反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事物，看一棵树，看这一棵树的时候，我们的反映是包括身体在内的，比如说空气、温度、气味和当时你的心情和当时你的情绪和当时你所在的位置，虽然你眼睛看到了这棵树，但包含了总体的认识，我称之为感觉，这眼睛是内在的，它调动了很多的因素，这是我看的含义，而直接看不到的，是成为了一个幻想的。唐代的西湖也是幻想的唐代西湖。比如《幻想未来西湖之七》这幅画是画复兴街，我想象从高架桥上在未进入复兴大桥之前的位置，当然看到的复兴街显然不是现在的复兴街，由北往南看，是钱塘江北岸一直到六和塔这个区域。人的幻想是可以像梦一样飞翔的，不是那种焦点透视固定于一个点上的。就这样飞翔的话，前面是复兴街，右侧是凤凰山，远方到六和塔。这是一条街道。我对现在看到的東西不满意，我认为它没有哪点是杭州的，或者是西湖的，既没有它的历史也没有它的文化，更没有一个西湖的梦想。我觉得它现在看起来跟其他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毫无特色。这就是为什么要幻想的原因。凤凰山是什么？曾经是南宋的皇宫，我们没有见过的皇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南宋的城市，那个地方如果有很多建筑的话，那座山可不是现在这样，那是宋代！宋代在中国文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文化方面。凤凰山与钱塘江这一岸它这个历史是可以充满着想象的，这个历史景观最好是从宋代保存到现在，你不要改变它，这是最理想的，但这是没可能的。事实上更不可能的是你想要想象它，这就徒增悲哀和悲凉。但幻想是可以有的，我这个系列作品就是发于这个缘由。但这一幅我的幻想不是宋代，虽然这里有这么一个历史，假如这个地方可以重新造一条街的话，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街，如果这条街造好了以后我再来看的话我会生出一个感觉来，我会生一个灵感，我会用感觉这个灵感来做出一幅画，那个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形象。

在2004年2月5日的日记中,张浩这样写道——

画了一幅西湖。取以北山路看孤山角度。并不按照自然的样子,可以说是改变了的自然状态。那为什么还要说画的是西湖呢?我从构思画这个题材开始,就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不满足于现在所看到的西湖面貌,它与我的精神需求不一致。第二,我可能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来画,但是如何改变呢?现在,我尝试用内心的眼睛引导着感觉,改变水面之外的任何东西,首先在形状上按照自己的感觉而立,再在每个形状的区域内构想用笔结构、用笔笔法,再以墨色追求境界的色度,以及色度之间的关联。我沉浸在了理想化的世界里,完全寻求精神的视觉。仿佛在梦境当中一样,自己的感觉鼓舞着自己。前两年,在探寻感觉的作用内因时,发现了“情感”这个内心因素,现在变得复杂而丰富了起来,精神的世界在扩大,在充实。

.....

或许,读了这样的日记,我们就可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从具象到抽象,也只有一步之遥,而跨过这一步,有时需要摆渡有时需要打隧道。比如谈起梅灵路这一带,没想到张浩远比笔者要熟悉,想想也是,美院象山校区建成也快十年了。这十年他过之江路经梅灵路,在杭州以南出没的时光一定是大把大把的,这不,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上午跟学生春游,到梅家坞喝茶吃饭,天微阴,光线柔和,空气清爽,十分舒适,心情很是舒畅。”



这就是张浩对幻想未来西湖的解读。而如果我们看他的日记,那更是生活、艺术和梦想的综合体。